

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

關其桐 譯
大衆書局 出版

403

As 160

馬克思主義
與
自由主義
關其侗譯

大衆書店



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
關 其 同 譯

出版者 大衆書局

北 京 • 天 津 • 上 海

一九五〇年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0108) 1-4000, 基價0.80

As 1
60

32

764/2

威爾士 (H. G. Wells) 一九三四年遊歷蘇聯，
並且在七月二十三日拜晤斯大林。談話由下午四
時至六時半，由烏曼士基 (Constantine Oumansky)
記錄。烏曼士基是當時外交人民委員會新聞局的
局長。

威爾士 斯大林先生，承允晤見，無任感激。我最近在美國，曾與羅斯福總統作長時間談話，試想瞭解他的主要思想所在。現在我到先生這裡來領教：您想怎樣改變世界……

斯大林 沒有什麼……。

威爾士 我以普通人的資格周遊世界，並以普通人的資格觀察我周圍進行的事情。

斯大林 像先生這樣重要的著名人物，並非「普通人」。自然，只有歷史能够指出來這個或那個著名人物曾經是重要的。無論如何，您不能看世界和「普通人」似的。

威爾士 我不是故作謙辭。我的意思要以普通人的眼光試圖看看世界，不是以政黨政治家或負責行政家的眼光來看世界。這次訪問美國，我的心情很激動。美國舊金融勢力已在崩潰，美國經濟生活也正在朝著新的路線重新改組。列寧說過，「我們必須學習做生意」，並向資本家學習。今天，資本家們必須由貴國學習，以便把握社會主義之精神。我的意見，美國現在所進行的是種有意義的改造，是種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經濟的創造。先生與羅斯福從兩個不同的出發點開始，但是在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果真沒有觀念上的關係和觀念上的聯系麼？在華盛頓使我驚異的事情正是我在這裡所看見的事情，他們在建立公署，他們在創造大批新的國家管理團體，他們在組織一個久已需要的文官制度。他們所需要的也正與貴國一樣，是指導的才能。

斯大林 美國所追求的目標與我們在蘇聯所追求的不同，美國人所追求的目標，起於經濟困難，起於

經濟危機。美國人想在私人資本主義的活動基礎上，不變更已有的經濟基礎，來解除那種危機。他們正在設法盡力使現存經濟制度所引起的崩潰和損失減少至最低限度。但是在蘇聯，如先生所知，已經創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新的經濟制度，以代替那舊的，已被打破的經濟制度。縱然先生所說的美國人一部分達到了他們的目標，即將這些損失減少至最低限度，他們也不能消滅了現行資本主義制度中固有的無政府狀態的根源。他們所保存的經濟制度，一定走向，也不能不走向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因此，既不足改組社會也不能廢除那引起無政府狀態的舊日社會制度，充其量只是限制它的某些壞的特徵，限制它的一些過度情形。這些美國人在主觀上，或許以爲自己在改組社會；但他們在客觀上，是在保存現在的社會基礎。因此客觀上，並沒有改組社會一回事。那裡也沒有計劃經濟。什麼是計劃經濟呢？它有一些什麼性質呢？計劃經濟企圖廢除失業問題，我們姑且假設保存資本主義制度，可能將失業減少至某種最小限度。但是確實沒有資本家同意完全廢除失業，同意廢除失業後備軍，這個目的就在於對勞動市場加以壓力，以期保證廉價勞動的供給。這裡先生就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社會的「計劃經濟」中的一個破綻。其次，要行計劃經濟又必須使那些產生人民大眾所特殊需要的貨品的工業部門，大量增加出品。但是先生知道，在資本主義下，生產所以膨脹乃是完全爲了別的動機，而且人們也只在利潤最高的那些經濟部門中才肯投資。我們永不能強迫一個資本家使自己遭受損失，並同意低減利潤，以滿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不取消資本家，如果不廢除生產手段中的私有財產原則，是不可能建立計劃經濟的。

威爾士 先生所說的話我大部份同意。但是我想要強調一點，就是，一個國家如果採取了計劃經濟原

則，如果政府開始逐步一貫的應用這個原則，則金融寡頭政治終於會廢除了，而且社會主義這個字，如盎格魯撒克森民族所用的意味，終於會實現了。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觀念的實驗乃是很有力的，而且據我想，那是社會主義的觀念。在我看來，我們不當加強兩個世界的對立，而應當在現在的狀況下，竭力給一切建設力量建立一個可以彼此明白的共同的語言。

斯大林 我雖然說，保存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就不可能實現「計劃經濟」原則，可是我絲毫也不貶抑羅斯福的特出的爲人，他的創造能力，勇氣和決心。無疑義的，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首腦人物中羅斯福是一個强有力的傑出人物。因此，我願意再度強調這一點，就是我雖然確信，在資本主義狀況下，計劃經濟不能實行，可是這並不是說，我對羅斯福總統個人的才幹和勇氣，有任何懷疑之點。但是條件不好，則最有才幹的首領也不能達到先生所說的目標。自然，就理論上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也非不可能逐步進向先生所說盎格魯撒克森民族所謂之社會主義。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是什麼呢？頂多也不過是在某種程度內約束住代表資本主義利益的最不受約束的一些猖狂的人，並將規範原則較廣泛的應用於國家經濟中。這是很好的。但是當羅斯福或當代資產階級世界中任何其他首領如果進而採取某種嚴重步驟，致損及資本主義基礎時，他會不可避免的遭受完全失敗。銀行、實業、大企業、大農場，都不在羅斯福手中，所有這些都是私人財產，鐵路、商船、所有這些都屬於私人所有。而且，大批技工、工程師、專家，都不受羅斯福的指揮，他們受私人所有者的指揮，他們都爲私人所有者工作；我們不要忘掉在資產階級世界中「國家」所有的職能。國家是一個組織國防，維持「秩序」的機構；它是一個徵稅的工

具。資本主義國家，所處理的經濟，就經濟這個字最嚴格的意義來說，實在有限的很。所謂經濟並不在國家手中。正相反的，國家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手中。因此之故，所以我恐怕，羅斯福不能達到先生所提的那個目標，如果那真是他的目標。也許在幾代以後可以有幾分接近這個目標；不過據我個人想，甚至這一層也不是有把握的。

威爾士 自然我們應當用經濟來解釋政治，我對於這一層或許比先生有更強的信仰。近代的發明和科學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力量，這些力量把社會推向較好的組織和較好的作用上去，也就是進向社會主義。不論人們有什麼社會學說，而個人的行為組織和規範已經成爲一種機械的必然。如果我們先使國家控制銀行，其次控制運輸，控制重工業，一般工業和商業等，則這種包羅廣泛的控制就等於使政府佔有了一切國家經濟部門。這將是社會化的過程。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並非對立物，像黑與白一樣。它們中間有許多中介階段。有的個人主義近乎強盜行爲；有的訓練和組織正等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採用大部分依靠於經濟的組織家，依靠於有技術的專家知識分子，這些人們可以一步一步皈依了社會主義的組織原則。這是最主要的事情。因爲組織在先，社會主義在後。這是重要的事實。離了組織，則社會主義的觀念祇是一個觀念。

斯大林 在個體與集體之間，在個人的利益與集體的利益之間，並沒有，也不應有，不可調和的對立。我所以說不應當有這種對立，乃是因爲，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個體利益，而是結合個體的利益與羣體的利益。社會主義不能脫離了個人的利益。只有社會主義的社會方能最充分的滿足了這些個體的利益。不祇如此；不，只有社會主義的社會才能確保個體的利益。在這個意

義下，「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並沒有對立。但是我們能够否認各階級的對立，能够否認有產階級，資本家階級對勞動階級，無產階級的對立麼？在一方面，我們有有產階級，他們佔有銀行、工廠、礦場、運輸，和殖民地的農地。這些人看不見別人，只看見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所追求的利潤。他們不願意屈從集體意志；他們都努力使每個集體意志從屬於他們自己的意志。在另一方面，我們有貧困階級，被榨取階級，他們沒有工廠，沒有作坊，沒有銀行，他們被迫藉出售他們的勞動力於資本家以謀生活，而且他們也沒有機會來滿足自己最基本的需求。這一類對立的利益和追求如何能以調和呢？據我們所知，羅斯福並沒有能够找出調和這兩種利益的途徑來。這是不可能的，如經驗所指示的。偶爾你們比我們知道得美國清楚一些，因為我不會到過那裡，而且我主要是由文獻中注視美國事情的。但是我在爲社會主義作戰中曾經得到一些經驗，這點經驗告訴我，如果羅斯福真正企圖滿足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犧牲了資產階級，那麼後者會換另一個總統來代替他。資本家將會說：總統儘管換來換去，我們還是各行其是。如果這個或那個總統不能保護我們的利益，我們將找尋另一個。總統能反對資產階級的意志麼？

威爾士 我不贊成把人類簡單分爲貧富兩種。自然，有一類人是追求利益的。不過這一類人在西方不是被人視爲敗類，就像在這裡麼？西方不是也有許多人，不以利潤爲目的，而只把自己所擁有某程度的財富投資出去，得些利潤，而不以利益爲唯一目的嗎？他們看投資爲一種雖不方便而却必要的事情。不是有許多能幹而專誠的工程師和經濟的組織家，其活動不爲利潤所刺激，而爲別的動機所刺激麼？在我看來，有許多能幹的人士都承認現在的制度是不滿意的，而且他們注定要在

將來社會主義的社會中扮演大的腳色的。在過去數年中，我曾從事過在工程師、航空家、軍事專家等廣大範圍中，進行社會主義和大同主義的宣傳工作，認為這很需要。但要用雙軌的階級戰爭宣傳，來接近這些人，是無用的。這些人懂得世界情況。他們懂得那是一種流血的混亂局面。但是他們認為先生所說的簡單的階級鬥爭的衝突是一種無稽之談。

斯大林 先生反對把人類簡單的分為貧富兩種人。自然，在中間有一個中間階層，其中不乏善良可貴的份子。中間却也有齷齪詭詐的份子，並且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但是人類是首先分為貧富兩個階級，分為財產所有者和被剝削者的，因而人們如果抽離開這種基本的分割，抽離開貧富的傾軋，那就等於抽離開基本的事實。我並不否認中間階層、中等階層的存在，這個階層在兩個互相衝突的階級中贊助或此或彼的一邊，或則在這個鬥爭中採取一個中立的或半中立的立場。但是我還要重複說，要抽離開社會中這個基本的區分，或抽離開兩個階級間的基本鬥爭，那乃是忽略了事實。這個鬥爭現在正進行着，並將繼續着。這個鬥爭的結果將為無產階級，工人階級所決定。

威爾士 不是有許多人並不貧窮，而也工作，並且很有效果的工作嗎？

斯大林 自然有小地主、匠人、和小商販，不過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的，不是這些人，而是產生社會所需要的一切物品的那些勞動大眾。

威爾士 不過資本家也不可一概而論；有的資本家只思想利潤，只思想致富。但是也有資本家準備犧牲。就以莫兒根 (Morgan) 為例。他只想利潤，他只是社會上的一個寄生蟲，只知聚積財富。但以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為例，他是一個優越的組織家，他做出交付煤油的榜樣，值得令人嚮

往。再以福特 (Ford) 爲例，自然福特是自私的，但是他不是合理生產的熱心組織家，而爲先生所取法麼？我願意強調一個事實，就是，近來在說英語的國家，人們對於蘇聯的輿論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個理由首先就在於日本的地位和德國的事情。但是除國際政治方面的理由而外，還有別的理由。這裡有一個較深刻的理由，就是，許多人都承認了，在私有利潤制上所建立的制度，是在崩潰中的。在這些情形下，我以爲，我們切不可把兩個世界的傾軋置於前景，而應當盡可能的把一切建設的運動，一切建設的力量結合到一個方面。我以爲，我比先生更左傾，斯大林先生，我比先生還更相信，舊制度已近末日。

斯大林 我誠然說，資本家只求利潤，只求致富，可是我並不願意說，這些人是最無價值的人，不再能做別的。他們中間無疑有許多人有偉大的組織才幹，使我根本不能否認。我們蘇聯人民從資本家學了許多東西。而且先生所貶抑的莫兒根，無疑是一個良好的，能幹的組織家。但是先生如果指的是準備改造世界的人，那麼自然，先生不能在那些忠誠爲利潤服務的人們的行列裡面找到他們。我們和他們站在正相反的兩極，先生提到福特，他自然是一個能幹的生產組織家，但是先生不知道，他對於勞動階級的態度？先生不知道他把多少工人投在街上麼？資本家是固守着利潤不放鬆的；世界上沒有權力能把資本家從利潤中撕脫開。將來取消資本主義的，不是生產的「組織家」，也不是專家知識分子，只有勞動階級，因爲前說的階層並不扮演獨立的角色。工程師和生產的組織家並不能隨意工作，他只受命工作，服務於他的僱主的利益。自然也有例外，這些階層中也有的人從資本主義的沉醉中驚醒了。專家知識分子在某種情形下做出奇蹟，大爲有利

於人類。但是他們也能招致大的妨害。我們蘇聯人民對於專家知識份子，有過不少經驗。在十月革命以後，有一部分專家知識份子不肯參加建設新社會的工作；他們反對這種建設工作；他們罷工破壞它。我們儘可能的想盡種種方法使這些專家知識份子參加這種建設工作，我們一計不成，再來一計。費了許多時間，專家知識份子才同意積極幫助新的制度。現在這些專家知識份子中最優秀的部分已經站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者的前列。有了這些經驗以後，我們就不輕視專家知識份子的優劣兩個方面，而且我們知道，他們一方面能生妨害，另一方面也能行奇蹟。自然，假使我們能够在精神方面把專家知識份子一下從資本主義撕脫開，那麼情形就當兩樣。但這不過是個「烏托邦」。果然有過敢於擺脫資產階級社會，而從事改造社會的專家知識份子嗎？先生想，在英國或法國這類人有很多麼？不，很少有人肯擺脫他們的雇主，而開始來改造世界的。

此外，要想轉化世界，我們必須要有政權：我們能够不顧這個事實麼？威爾士先生，在我看來，先生過分輕視了政權問題，因而這個問題竟然脫落於先生的思想之外了。這般人們縱然有最好的意願，可是他們如果不能提出掌握政權問題，並且也不握有政權，那他們又能做些什麼呢？他們頂多能幫助握有政權的階級，但是他們自己並不能改變世界。能以相當改造世界的工作的，只有那個將代替資產階級，而照樣成為統治主人的偉大的階級。這個階級就是工人階級。自然，專家知識份子的援助是必須接受的；而後者也是當被援助的。不過我們不能就認為專家知識份子在歷史上能佔着重要的地位。世界的轉化是一個偉大、複雜、而艱苦的過程。這個偉大的事業需要一個偉大的階級。惟有大船才能遠航。

威爾士 不過遠航需要一個船長和一個航行員。

斯大林 那是真的，但是遠航首先需要的乃是一隻大船。沒有一隻船，航行員成了什麼？一個閑員而已。

威爾士 大船是人類，不是階級。

斯大林 你，威爾士先生，您的立論顯然從「一切人都是良善的」一個臆說出發。但是我卻不會忘記有許多壞人。我不相信資產階級的良善。

威爾士 我記得數十年前專家知識份子的情況。在那時候，專家知識份子爲數微小，但是那時候有許多事可做，而且工程師、專家、和學人都找到機會。因此之故，所以專家知識份子乃是最不革命的階級。但是現在有了過剩的專家知識份子，而且他們的心理已經有了尖銳的變化。技術人才，先前不肯聽革命言論的，現在對它很感興趣了。最近我同皇家學會、敝國的大科學機構的會員，會餐過。會長的演詞是主張社會計劃和科學管理的。若在三十年前，他們是不肯靜聽我現在對他們所講的話的。現在皇家學會的首腦也持着革命的見解，並且堅持人類社會的科學改造。心理變了。先生的階級戰爭的宣傳已經趕不上這些事實了。

斯大林 是的，我知道這一層，這一層應當拿一個事實來解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現在已處於死境了。資本家現在正在尋求一條合乎這個階級尊嚴並合乎這個階級利益的出路——走出死境的路，但是終於找尋不着。他們在某種限度內能以匍匐着潛逃開危險，但是他們却找不到一條昂頭走出的出路，找不到一條基本上不攪亂資本主義利益的出路。廣泛的專家知識份子大眾是明悉這一層

的。現在其中大部分人逐漸明白了，他們的利益與那能以指出走出死巷之路來的無產階級的利益是有一致的。

威爾士 斯大林先生，在一切人當中，先生是從實際方面知道一點革命的。羣衆果然站起來麼？一切革命不是都由少數人製造的麼？這不是一個確定的真理麼？

斯大林 要完成一次革命，正需要領導革命的少數人，但是就是那最有才幹最爲忠誠最有精力的少數人，如果不依靠千百萬人的最爲自動的支援，是毫無能爲力的。

威爾士 最爲自動？也許是「下意識的」麼？

斯大林 一部分還有「半本能的」半「有意識的」，但是離了千百萬人的支援，就是那最優秀的少數人也是毫無力量的。

威爾士 我注視共產黨在西方的宣傳，我以爲在近代狀況下，這種宣傳，聽來有些陳腐，因爲它是暴動的宣傳。宣傳用暴力推翻社會制度一事，如果是對暴君制說的，那自然是很好的。但是在近代情況下，當那個制度終又在崩潰着的時候，我們應當若重効力，若重能力，若重生產性，而不應當若重叛亂。據我看來，叛亂的音調已經陳腐了。共產黨在西方的宣傳，對於有建設心情的人是一種可厭的事情。

斯大林 自然，舊制度是在崩潰和腐朽着。這是真的。但同樣真實的是，人們正用別的方法和手段，重新努力來保護，來挽救這個垂死的制度，先生從正確的假設，推引出來一個錯誤的結論。先生說，舊世界是在崩潰中的，這話是對的，但是先生以爲它是自行崩潰了的，那就錯了。不是這樣

的，用一個社會制度代替了另一個社會制度，乃是一個複雜的長期的革命過程，它不單純是一個自發的過程，而是一種鬥爭；它是和階級衝突聯繫着的一個過程。資本主義在衰朽中，但是我們不可把它單純比做一棵凋零腐朽的樹，以爲它衰落到某種程度，自己會倒在地上。不是這樣的，革命，即以一種社會制度更替另一社會制度，永遠是一種鬥爭，一種痛苦而殘酷的鬥爭，一種生和死的鬥爭。任何一個時代，新世界的人們獲得權力，他們必須衛護自己，防範舊世界憑暴力恢復舊秩序的企圖；這些新世界的人民永遠需要警覺，永遠要鎮壓舊世界對新制度的攻擊。

是的，先生說，舊社會制度是在崩潰着，這是對的，不過它並非自行崩潰的。就以法西斯主義爲例。法西斯主義是用暴力來保存舊世界的一種反革命的力量。你對法西斯主義者該怎樣辦呢？同他們辯論麼？企圖說服他們麼？但是這對他們是完全無效的。共產主義者絲毫不把暴力方法認爲理想化了。但是，他們，共產主義者却不顧大意以致受驚，他們原沒打算過舊世界會自願的離開舞台，他們知道，舊世界是要用兇猛暴力保衛自己的。因此，共產主義者就對工人階級說：以暴力還答暴力；盡你們全力防範舊的垂死的制度來粉碎你們，別允許它把手鐐套在你們的手上，你們是要用這些手來摧翻舊制度的。先生可以看出，共產主義者看社會制度的互相代替不簡單是一個自發的和平的過程，而且是一種複雜的、長期的、兇猛的過程。共產主義不能忽略事實。

威爾士 不過可以看一看資本主義世界中現在正進行着的一切。崩潰並非一種簡單的事情，它乃是墮落成惡棍作風的反動暴力的爆發。據我看來，當我們與反動的和不可理喻的暴力周旋時，社會主

義者能以求訴於法律，而且他們不祇不當把警察看成仇敵，反而應當支持他們向反動者作戰。仍舊採用舊日殘酷死板的叛亂的社會主義方法，我個人認為是無用的。

斯大林 共產主義者是根據豐富的歷史經驗的，這種經驗告訴他們，陳腐的階級並不自願拋棄開歷史舞台。我們可以回憶十七世紀時候英國的歷史。許多人不是說，舊的社會制度已經腐朽了麼？可是，不是還需要一個克林威爾（Cromwell）用武力來摧毀它麼？

威爾士 克林威爾是根據憲法的基礎，並且是以憲政秩序的名義行事的。

斯大林 他在憲法的名義下，採用了暴力，殺戮了國王，解散了議會，逮捕了一些人，殺戮了一些人！

再從我們歷史中舉一個例子罷。人們不是久已看到，沙皇制度在腐朽着並崩潰着麼？但是爲了推翻它，又流過多少血呢？

十月革命又如何呢？不是有許多人知道，只有我們，布爾什維克黨，指示出唯一正確的出路麼？人們不是明白，蘇聯資本主義已經腐朽了麼？但是，先生知道，那時抵抗力有多大，並流了多少血，來衛護十月革命，而防禦內外敵人。

或者再拿十八世紀末的法國爲例。早在一七八九年以前，人們已經明瞭，皇家權力和封建制度是如何腐敗的。但是民衆的變亂和階級的衝突仍是不會避免，也不能避免的。爲什麼呢？因爲不能不拋棄歷史舞台的階級最難確信他們末日已經來到了。我們不能拿這一層來說服他們。他們相信，舊秩序的腐朽的大廈中的裂縫是可以彌補的，舊秩序的搖搖欲墜的大廈是可以補修和挽救

的。垂死的階級所以求助於武器，並採取種種手段，來挽救他們——統治階級——的存在，正是因為這個緣故。

威爾士 不過在法國大革命領導中也有不少法律家。

斯大林 先生否認知識份子在革命運動中的所佔的地位麼？法國大革命果然是一個法律家的革命，而不是一個民衆的革命麼？這個民衆革命不是藉喚起廣大羣衆，反對封建主義，而維護第三階級的利益，因而才獲得勝利麼？法國大革命時，領袖中的法律家們果然是依照舊秩序的法律而行動的麼？他們不是採用了新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法律麼？

歷史的豐富經驗教我們知道，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階級曾經自願讓位於另一個階級。世界史中沒有這樣一個先例。共產主義者學會這個歷史教訓。共產主義者當然歡迎資產階級的自動撤退。不過，這樣一種事情的轉折是不會有的；這是經驗所教給我們的。因此之故，共產主義者才做萬全的準備，並要求工人階級警覺起來，準備戰爭。一個統領如果催眠他的軍隊的警覺，並且不知道仇敵不會投降，而必須粉碎他；那麼誰還要這個統領呢？要做這樣一個統領，就無異欺騙蒙混工人階級。因此之故，所以我想，先生所看做舊式的事情，事實上乃是工人階級一種革命的策略方法。

威爾士 我不否認必須應用武力，不過我想，鬥爭方式應當儘可能緊密的配合於現存法律所給的種種機會，我們必須維持這種法律，以便防禦反動的攻擊。我們無需乎摧毀舊制度，因為它本身已經在自行摧毀。因此之故，所以我以為，對舊秩序和法律實行叛亂乃是過時的、舊式的。偶爾，我